





序

這一天。我正坐在家裏編輯着那一部廣陵社會史。忽然有一個僕人上來報道。常熟的少爺回來了。我聽了這話。心裏狠爲歡喜。因爲我有一位叔叔。曾經做過一任常熟縣的縣長。他老人家後來就在常熟治下了一份產業。便做那久客不歸的寓公了。在民國九年的時候。我接着我的姪母來信。說他老人家已經去世了。彼時。我那族弟年齡很輕。也不能駁同。我常通信札。所以不由而然的就生疎起來了。好了。他現在已經成人了。聽說他在前兩個月。已經娶了親了。這一次回來。我們正可以序序多年的闊別了。我想到這裏。我那族弟。已經帶着他的兩個妻子。走進來了。我當時連忙站起身來。將他們讓到上首坐下。然後便問問他在外面的狀



况了。他道：大哥，我聽說你近年來閉門謝客，專做些著作的生涯，來銷磨這無聊的歲月哩。我現在倒有一部極好的材料，可以編成小說呢。當下他便將他近年來在外面的情況，由頭至尾的告訴我一遍。我聽了之後，覺得這些情節頗饒興趣。隨卽就將他記錄下來了。閱者諸君，要曉得這部書，乃是一種實地的寫真，並不是憑空杜撰出來的。其中文義上雖然有許多的不通之處，還要請諸位原諒點兒才好呢。

民國二十年趙樹冬序于塵夢書齋



俠義鴛鴦目錄

- 第一回 川嶽無靈拆散同心鸚鵡 情天肆謔摧殘比翼鴛鴦
- 第二回 緣締三生一見成情侶 線牽千里兩姓結乾親
- 第三回 賢太守歷劫拋妻子 惡縣官栽贓害善人
- 第四回 蒙奇冤幼山入獄 聞巨變慧珠探監
- 第五回 審判廳慧珠鳴冤 虎邱山桂馨舌辯
- 第六回 監獄署幼山斃命 蘇州府慧珠奔喪
- 第七回 生急智虎口得逃生 驚噩耗江心重遇難
- 第八回 秦陶氏閉樓明節烈 呂子文開閣待佳賓
- 第九回 蔑公理廳長殉情面 全節操推事示清高

第十回 識英俊子文擇婿

避嫌疑桂馨辭婚

第十一回 老夫人嫌窮愛富

小公子誓海盟山

第十二回 用密謀奸人下藥

遭誣譏烈婦吞金

第十三回 設奇謀樓窗赴幽會

裝假病臥榻定佳期

第十四回 因迷信引起巨禍

進讒言釀成奇冤

第十五回 洩機謀貞女失踪

報知音義士自盡

第十六回 痛離鸞臥榻病相思

悲失鳳香閨伸抑鬱

第十七回 趙桂馨佳期驚失踪

呂慧貞吉夕守空閨

第十八回 趙桂馨焦山學藝

秦慧珠無錫易裝

第十九回 遇同鄉車中絮語

見故跡山上放聲

第二十回 償夙願劍合豐城

報前仇珠還合浦





俠情
小說
俠義鴛鴦(上集)

江都 趙樹冬著

第一回

川嶽無靈拆散同心鸚鵡

情天肆虐摧殘比翼鴛鴦

一所大大的花園裏面。站着一對青年男女。正在那裏喃喃情話哩。那男子。綺年玉貌。依稀衛玠之姿。粉面朱唇。不減潘安之度。狠有那太原公子。不衫不履的氣概哩。那女子。態若行雲。輕似空飛之燕。嬌同芍藥。宛如解語之花。這兩個人站在一處。真個是一對璧人。兩株玉樹。趙家掌上之身。漢殿春風之影。無論什麼人見了。都要說他們是天生的一雙佳偶。兩個玉人的。但是這兩個。人眼含痛淚。臉露愁容。寶鬢無承歡之像。梨渦欠含。



笑之情。未免還有點兒美中不足呢。他們兩個人唧唧噥噥的談了好半天的話。都因為聲音太低。聽不出他們說的是些什麼話。只見他們時而哭。時而嘆。時而執手嗚咽。時而仰天太息。一望而知他們是談的不如意的話了。到了末了。只聽得那女子高聲哭道。馨哥。事已如此。作急也沒用了。現在我的腦筋之中。只存了一個死字。到了那無可奈何的時候。我只。要拚此微軀。以報知己就是了。那男子聽了這幾句話。登時便抽抽噎噎的哭道。珠妹。你千萬不可存着這個念頭。你要曉得。有志者事竟成。世間上。決沒有辦不成的事兒的。我們甯可去學那攜琴夜出的故事。也不值得去尋死呀。女子道。馨哥。你這個話。完全都說錯了。你要曉得。天下無難事。只怕老臉人。無論什麼事。只要能夠老着臉去幹。總沒有個辦不到的。所以俗語說。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就是不要臉的別名。我要



是果真能夠不要臉的幹去。當初又何必守身如玉呢。我要是能夠學那盈夜私奔的卓文君。和那獻身自就的紅拂妓。也不會有這些煩惱了。總而言之。甯爲玉碎。毋爲瓦全。這兩句話。乃是婦人女子的立身之本。無論什麼貞姬烈女。都是從不貪生。不畏死。上做出來的。我現在到了這進退維谷的時候。也只有以死自持了。或者皇天不負有情人。讓我們來生再做一對恩愛夫妻吧。那男子嘆了一口氣道。唉。珠妹。事到臨頭。也只有出此一着了。但是我們兩個人。生未遂同衾之願。死必踐同穴之盟。你要是去走極端。必須要預先的前來約會我。一聲。讓我們這一對冤魂。好共化青陵之蝶。免得做那伯勞飛燕。各自西東哪。那女子連忙正色說道。馨郎。你這是什麼話呀。我現在已經成了臨死的人了。你難道還不能夠饒我嗎。我活在世上。已經被你纏殺了。現在爲環境所迫。纔不得已而想自殺。



的。你倘若跟着我一同兒去尋了死。外人一定要說我們有曖昧了。那一下子。是非莫辯。皂白不分。豈不要污了我一世的清名嗎。再說你家一子單傳。上有白髮之親。下無承祧之子。你要是同我一齊兒死了。寡母失奉養之人。祖宗斷祭掃之禮。那麼。你豈不成了一個罪人了嗎。馨哥。你必須要辨清了愛我同害我的路徑。然後纔能夠一意孤行哩。譬如你要同我一齊兒去尋死。在你的意思。固屬是愛我愛到極頂了。而在我看起來。還要說你是害我害到極頂呢。無論什麼人。必須要明瞭大義。向那情理兼全的路上走去。方纔算得是澈底的真愛哩。像你這樣的愛我法子。只能算是愚情愚義。非但于我沒有一點兒利益。並且還要重受其害呢。你要曉得。你唯一的愛我法子。重在體貼我的意思。使我精神上和實際上都得到你的實惠。那纔是純粹的愛我呢。你倘若能夠真正的愛我。必須要



保持七尺之軀。做那乘風的宗慤。作馳驅萬里之遊。不要學那矢死的喬生。做那無知無識的舉動。徒然的留個罵名在後世哪。那男子聽了。苦笑。了兩聲道。珠妹。你不必說了。你的意思。我已經全明白了。你因爲怕我去自殺。所以纔引出這些大仁大義的話來責備我的。在你的意思。也算是愛惜我愛到極頂了。而在我看起來。也要說你是害我害到極頂呢。你要是果真的尋了死。在表面上看起來。固屬是你的伯父和嬸嬸逼死你的。而實際上實在是害死你的。我既然害死了你。我要是不同你一齊兒去尋死。不獨要被人唾罵我不義。我自己的心理上。也覺得對不起你哩。在這個時候。我雖然知道是不合大義。也顧不得許多了。現在我的腦筋之中。也只知道了八句話。我覺得「你爲我貞。我爲你義。雙方同心。無殊伉儷。你爲我死。我爲你亡。生死不移。方無物議。」這就是我不二價的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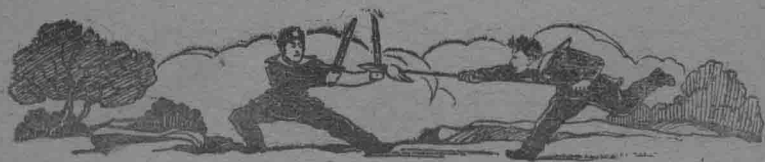
旨。你要曉得。你死我不死。不死尤甚于死。死罪還好受。活罪更難挨。俗語說。人死不如心死。我要是同你一齊兒死了。是人死心未死。我要是獨自活在上。是心死人未死。我予其苟且偷生。去感受那愁悶和悲哀的痛。苦。倒不如死了做一個快樂鬼了。至于你所囑咐的那些話。乃是我決計辦不到的事體。因為我現在已經成了個坐以待斃的人了。就是活在世上。也等于那無業的游民了。還說什麼乘風宗懋呢。你只顧拿這些話來糊我。我聽着了。反而更覺得傷心。好妹妹。我是個傷心的人。怕聽這些傷心話。你切不可再拿這些話來傷我的心了。我覺得你爲我死。乃是我畢生的榮幸。我因爲報答知音而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好妹妹。我現在視死如歸。視死爲幸。你雖有懸河之口。蘇張之舌。總不能移動我的鐵石心肝的。請你不必再來曉舌了。那個女子聽了。隨卽望着他恨恨的瞪了一



眼道。馨郎。你當真不能體貼我的意思嗎。我設使嫁給了王家。你又該怎麼樣呢。那男子笑道。你真肯去嫁給王家哩。我也是要教你死的。總而言之。你是我最親愛的一個人。我不願意你再去愛上了別人。也不願意別的人前來愛你。我既然愛上你。也不願意再去愛上了別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宗旨。那女子冷笑道。哦。你原來是這種心術呀。我到今日。纔算識透了你的心肝。你原來是望我死呀。我倘若不去尋死。你大約還要來害死我呢。那男子嘻嘻的笑道。珠妹。你不要來嘔我了。我們兩個人的心術。平日雙方都測量過的。你難道到今日纔知道嗎。我明知道你是不得嫁給王家的。所以纔要同你一齊兒死的。你深知道我不會獨自活在世上的。所以纔拿那些話來打動我的。我們相處多年。你向來都是披肝瀝胆的來待我的。目下已經到了垂死一着了。你反而同我用起詐術來了。這



不是班門弄斧嗎。那女子聽了這話。也不禁破涕爲笑道。你既然明白了我的用意。爲什麼還不能夠體貼我呢。那男子發急道。妹妹。你這又是欺人之談了。你要曉得。有你活在世上。我纔有興致哩。你這個人。剪直就和我魂魄一般。你死了之後。我便沒有魂魄了。聞雞半夜。已灰起舞之心。擊柝中流。莫償澄清之志。還活在世上做什麼呢。那女子道。馨哥。你的心意。我已經全知道了。現在我只求你不要同我一齊兒死就是了。你無論如何。必須等到你家母親天年之後。纔可以實踐前約哩。那男子連連的搖頭道。這個是決計不能奉命的。你不必來難我了。你要曉得。活着的痛苦。比死了的痛苦。還要利害得十倍哩。你何必不許我去尋快樂。反而使我度日如年。受那無限的淒涼痛苦呢。那女子蹙脚道。好。你既然如此。我也不同你再嘍舌了。我們兩個人的恩情。從此可就算完了。說罷。便恨恨



的走了。那男子見他已走。便也沒精打采的走了。正是情天無眼。不圓割
臂之盟。川嶽有私。莫護同心之石。欲知後事。請看下文。





第二一回

緣締三生一見成情侶
線牽千里兩姓結乾親

原來這個男子姓趙。名叫趙桂馨。祖籍是江蘇江都縣的人。他的父親趙午樓在日。曾經做過一任常熟縣的知事。他老人家因為貪戀着常熟縣的風景。便在這裏治下了一份產業。卸任之後。便帶着老妻幼子。在這裏久客不歸了。這一座花園。便是他在日賞花飲酒的處。在無如春華易晚。好景難常。這位趙老先生。卸任之後。正打算過幾年安閑自在的日子。好領略領略那有子萬事足。無官一身輕的况味。哪。誰知道造物忌人。風雲莫測。那趙午樓纔卸任了兩個月。便得了一個秋邪之症。不上三天。便嗚呼哀哉了。彼時。桂馨年纔十歲。嬌憨無知。全虧着他的母親袁氏。將他領帶成人。寡婦孤兒。相依爲命。淒涼况味。不問可知了。那袁氏夫人。自打丈



夫死後。便屏除僕從。節省開支。將那前面三樓三底的住宅。租給了一個姓秦的居住。他們母子兩個。帶着一僕一婢。就在那西首花廳上居住了。……這姓秦的名叫秦幼山。乃是個開銀匠店的出身。趙家間壁的那個銀匠店。就是他開的。民國以來。金珠店崛起。各地的婦女。都去購買金珠。那銀匠店的生意。登時便一落千丈了。秦幼山因為生意冷淡。不敷家裏的用度。便在常熟縣裏謀了一個管錢糧的差使。所有常熟縣裏的錢糧。都歸他掌管。那銀匠店裏的生意。他便交給他的族兄秦樂山暫行管理了。那個時候。趙午樓正做着常熟縣的知事。他看見秦幼山為人誠謹。辦事可靠。便將他提升了錢糧櫃的總書。因此幼山每月的收入。到也狠豐足的。他整整的當了四年櫃總。手上也積蓄起幾千塊錢來了。在這個時候。趙午樓忽然卸任。那新任的知事。愛錢如命。一到任便向幼山尋了幾